



中年况味，《小欢喜》中的酸楚和昂扬

◆ 李星文

两大卫视联播的《小欢喜》收尾了。作为系列教育题材剧，《小欢喜》之前有《小别离》。《小别离》片名的寓意一望而知，孩子负笈留洋，要与父母离别。《小欢喜》的片名就要费解一些：高考当前，压力山大，欢喜何来，何谓之小？

点点滴滴的成长是欢喜，战胜困难的心境是欢喜，生活就是小失意和小欢喜的轮换交替。

亲子关系是人间最难掌握的相处之道。管得紧了说控制，管得松了说放纵。不在一起叫“错过成长”，朝夕相对就相看两厌。家家都是一边斗争一边温存的局面。

《小欢喜》讲的是三个家庭、四个孩子备战高考的故事。开篇就是孩子们升入高三，结尾时完成了胜利大逃亡，时间跨度一整年。表面上看，方一凡、林磊儿、乔英子、李杨杨全部为高考所苦，人人背负着巨大的升学压力。但实际上，他们真正的危机并非来自高考，而更多来自与家长之间紧张的关系。这部剧虽然三句话不离教育问题，但其本质却是情感剧。孩子与家长如何相处，同学之间如何相处，原生家庭与孩子的性格养成，两代人的对立如何化解，这些问题都有涉及，也都有参考答案。

对于观众来说，真正共鸣的还是中年人的凄凄惶惶和坚不可摧。总制片人徐晓鸥、总编剧黄磊、导演汪俊，三对主要演员：黄磊、海清、沙溢、陶虹、王砚辉、咏梅。这些主创人员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对同龄人的志趣和困境了然于胸，对中年

况味和半程焦虑体察入微，写来、演来、做得来得心应手。

当方圆（黄磊 饰）得意洋洋地等着升职加薪时，我就预感到他要失业、出局了。果不其然。万丈高楼一脚蹬空。有家难回，躲在商场里蹭暖气。心理预期一降再降，还被人为草芥，放下身段低位做起，慢慢实现回升或者逆袭。

童文洁（海清 饰）在职场上也被人抄了后路。而且是被自己一手带起来的亲信，抢去了位置。方圆已经落难，童文洁就没有资格挥洒性情。不想做助理，还是做了；不想喝的酒，还是喝了。中年女性是坚忍的，只要自己不想倒下，就没有谁能把她打翻在地。

然而中年女性也是脆弱的。童文洁能够顶得住小金的背叛，但受不了儿子方一凡忍无可忍的怒吼；她能够容忍方圆做一个专职的家庭煮夫，却不能忍受和好姐妹处成“塑料姐妹花”。中年人早已失散了少年时期的好友，最是看重手中仅有的情分。童文洁醉酒，在楼道里一边哭一边指责宋倩（陶虹 饰），看得人心酸楚。

老季的夫人刘静（咏梅 饰），疑似患上大病。她没有告诉任何人，悄悄住进医院等待命运的宣判。中年人往往容易失去健康的体魄。更可悲的是，同时也失去了昭告天下的敞亮。她是一个高三孩子的母亲，大肆声张可能影响孩子成绩。她是处在关键台阶上的官员的妻子，大轰大嗡可能乱了他的心神。当季胜利终于得知内情赶往医院，夫妻二人面对面，刘静的眼睛里闪着泪光。那是海一般的深情，也是不

声张的委屈。刘静是一个了然一切的支撑者，她弥合着丈夫和儿子之间的裂缝，也和邻家女孩乔英子心心相印。

这一系列中年人的形象，以及他们的焦虑心态和不屈斗志，是《小欢喜》给观众的最大奉赠。这里有生动的细节、丰沛的内心、熟悉的情境，以及精湛的演技。

沙溢带着东北腔演绎了乔卫东。乔卫东这个人，“凭良心说挺孙子，不凭良心说太孙子”。但沙溢演来就是不讨厌。他抓住了一条：现在进行时的乔卫东，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英子。慈父有效抵消了“渣男”的负能量。

陶虹的演技在《小欢喜》中重新得到确认。其实中年演员，不分男女，很多人都有精确塑造人物的能力。他们需要的是剧本提供好的起跳点：一是人物真，二是反差萌。当年《空镜子》里的“傻白甜”孙燕，变成了今天兼有地母和灭绝师太双重属性的宋倩时，惊艳。

3年前，《小别离》播出时，引发了“寒门可否出贵子”的讨论。今日之《小欢喜》更多强调了职业带来不同性格。教育议题也罢，阶层差异也罢，《小欢喜》不再以就热门话题输出观点为旨归。它有生活质感，有情感交流，有社会激荡，有善善恶报，有理想和现实抵牾时的奋力攀登，有不可阻挡的大团圆结局。简言之，《小别离》鲜明，《小欢喜》鲜活。



扫一扫请关注“新民艺评”

悲剧，在《雷雨》中爆发

◆ 俞亮鑫

沪剧《雷雨》曾被戏剧大师曹禺称为是最贴近他作品精神的版本，如今这部沪剧经典被搬上了大银幕。一开场，乌云低垂，雷雨降至，随着剧情推进，人物冲突激化，天空出现了黑云翻滚，雷鸣电闪，能量积蓄，直至狂风骤雨，水流如注，一片汪洋。四凤、周冲奔向茫茫雨幕之中，电杆倒下，火星四溅，俩人触电身亡。这幢精美豪华的花园别墅，爆发了一场催人泪下的大悲剧……

与舞台剧相比，实景沪剧电影《雷雨》发挥了大银幕的视觉优势，它将空中大雷雨的酝酿、爆发过程与剧情中人物矛盾冲突紧密相连，彼此呼应，层层推进，渐趋高潮。在雷鸣电闪中，是繁漪出现在鲁家窗前，她亲眼目睹负心人周萍在与四凤幽会后的绝望愤恨；在霹雳轰鸣中，闪现了四凤在罚重咒时的惊恐不安，她在发誓不见周家人显得左右为难、痛苦万分……电影的特写镜头，放大了雷劈电闪时产生的视觉震撼力，也增强了人物身处悲剧之中的艺术感染力。由于电影的放大效应，茅善玉、陈瑜、朱伶、王明达、洪豆豆等演员的精彩表演，更清晰地呈现在银幕之上。

在电影中，《雷雨》走出了舞台空间，走向实景。繁漪和周萍相会一场戏，就搬到了花园别墅中曲径通幽的假山旁，茅善玉扮演的繁漪，把被封建冷漠家庭逼疯和被爱

无端伤害的女性形象，展现的层次分明、有血有肉、入木三分。这一人物从委曲求全、渴望挽救、苦苦乞求，到冷漠威胁、悲情绝望、决心复仇……最后愤然对薄情忘义的周萍说：“请你记住，一个女子不能受两代人的欺侮！”繁漪这一艺术形象塑造，既显示了这位著名艺术家精湛的表演创造力，又凸现了人性、人情和人物性格的复杂性。

几场下跪戏在银幕上颇具戏剧震撼力。周萍下跪求母母繁漪喝药、四凤下跪对天罚下重咒不再去见周家人、繁漪下跪苦求周萍一定要带她走、周萍和四凤双双下跪求鲁妈让他俩一起远走高飞……这些感情重头戏，均以镜头多角度多侧面地呈现在大银幕上，让观众迷们在过戏瘾时更有全新的感受。

在话剧《雷雨》中，人物潜台词比比皆是，含蓄隽永；在这部沪剧经典中，人物用大段唱词直抒胸臆，宣泄情感，更具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如周朴园为了逼迫繁漪，竟让周萍跪下来求母繁漪喝药。此刻，繁漪、周萍用两重唱来表达各自激烈的情感。周萍：“我羞愤交加慌了神。”繁漪：“我浑身颤颤恨骨髓。”周萍：“我恨地无缝能钻进！”繁漪：“我心苦比药苦千分！”

剧终前，当周朴园揭开身世真相，告诉周萍与四凤是同胞所生

时，周家大厅内，周萍、四凤、周冲、鲁妈，繁漪用沪剧少见的五重唱唱响：“天啊天，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是震惊！这是悔恨！这是反省！这是责问！有力地升华、渲染了主题思想，令人深思。

有段女生独唱在电影中首尾呼应：“那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久远，这个故事却依然令人震撼。两家人割不断的仇仇爱怨，到头来只留下一片风凄雨惨。”开场唱，既有静场效果，又有剧情悬念，更为全剧奠定了大悲剧的艺术基调；结尾唱，既有冷静思考，又能深切回味，呈现了封建大家庭的衰败不堪……

这部沪剧电影剧终字幕，既是向戏剧大师曹禺致敬，也是向1959年沪剧名家《雷雨》大会串致敬。当年，这部由丁是娥、石筱英、解洪元、王盘声、杨飞飞等名家主演的沪剧经典，演出长达3小时40分，这次，把这部艺术经典搬上银幕时为了适应电影观众，浓缩为1小时50分。长度减去一半，改编高度提炼，没有伤筋动骨，情节有张有弛，人物有详有略，依然保持了曹禺这一名剧的品质和神韵，更荟萃了60年前这部沪剧经典改编的艺术精华。上海100多家影院和长三角80余家影院近来陆续上映这部《雷雨》，也是近年来戏曲电影片的一个盛况，也显示了打响上海文化品牌的艺术力量！

话剧演员奚美娟13年前写过一篇文章，纪念恩师黄佐临百年诞辰。前些天，她把留存的该文稿捐给了上海图书馆中国名人手稿馆。从捐赠仪式的新闻中，我读到这位名演员不同寻常的怀旧——

那是“戏剧异常繁荣”的上世纪80年代，“作为青年演员，我们过着从人艺排练厅到舞台两点一线的生活，心无旁骛，有时一年要排出四部大戏。”如果这还是圈外人可以想象的，那么另一些情节也许会使你讶异。在上海人艺，除了排戏的演员，还活跃着一批各大媒体的文艺记者，盯着每一出剧的连排、彩排、公演，跟踪报道。奚美娟这样描述记者与成长中的演员的关系：“记者对演员表演中的优点缺点心知肚明，采访环节成了知心朋友从不同角度对艺术表演的探讨；演员也信得过这样的记者朋友，愿意从他们的宝贵经验中获得提升。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现在很难再见到的媒体舆论与人才成长互动的良性生态链。”她坦承，自己能有今天，与这样有眼光、有态度、有坚持的文艺记者的工作分不开。

和身边的朋友回忆，什么时候开始，心无旁骛地做事渐渐成了一种稀缺的优秀品质？多半要归咎于市场经济吧。一说市场经济，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什么都市化了。

好导演、好编剧、好演员的炼成，可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好的文艺作品全靠慢慢打磨，需要投入无数的时间和心力，慢工出细活，急不得。要是政策一味把艺术创作的主体往市场经济的大海里赶，使他们时时感受到生存的压力，以至于灵感匮乏、才思枯竭，又怎能苛求出精品力作呢？

人心浮躁，这些客观因素确有不推卸的责任，但最终起作用的还是主观因素吧。这个世界正日益丰富多彩，技术发达了，诱惑太多，比如“朋友圈这个妖精”，随便几个小时就没了；比如“网购这个妖精”，随便点几下半天就没了……总是这样东张西望，心定不下来，时间碎了一地，还指望成什么事呢？

时代变了，我们回不去了。与其怨天尤人，不如收起浮躁的心，踏踏实实做点事。每一个时代，都需要定力十足的人，埋头苦干，才能推动社会进步，不是么？

其实，每一个时代，都有一批这样的实干家。只是人们缺少发现，或者说实干家们不屑于张扬而始终不会赢得广泛的社会知名度。毕竟，绝大多数职业不像演艺那样，容易混个脸熟、家喻户晓。

比如“超越海拔六千米，抵达植物生长



时代需要心无旁骛的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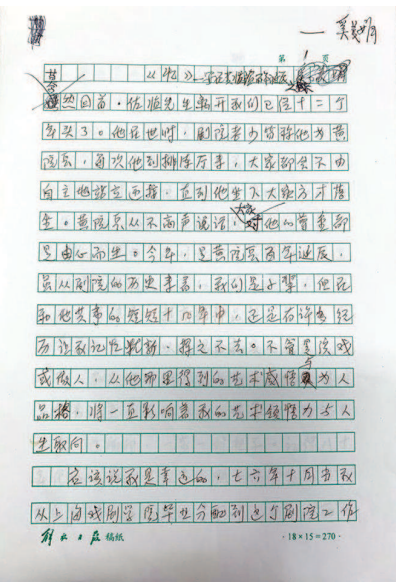
◆ 潘真

的最高极限，跋涉十六年，把论文写满高原”（“感动中国”组委会评语）的植物学家钟扬，要不是出途中遭遇车祸去世，五十出头的他必定还在挚爱的事业中默默无闻。从履历可知，他荣获过中国高校自然科学一等奖，还在中央电视台和光明日报社联合主办的“寻找最美教师”活动中被推选为“特别关注教师”。那也只是让这位复旦教授在业内闻名，社会对他长期一无所知，尽管他的工作意义非凡。全世界首批确定的20余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我国有3个，青藏高原就是其中之一。钟扬主动申请作为援藏干部，奔赴那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援藏干部到期都可以返回，他却一去就是16年！一面是高原缺氧、痛风发作；一面是每年跑3万多公里，16年跑了50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12圈，收集了西藏4000多个植物样本，约1000个物种，占西藏物种的五分之一。光为采集西藏巨柏的种子，就花了整整3年时间，把世界上仅存3万多株西藏巨柏全部登记在册……

稍微想想，各行各业，这样的典型还是有不少的。央视“发现之旅”频道曾经推出一档纪录片《工匠精神》，记录了中国企业在工业化进程中，在走向更精细高端的产业升级路上，如何严谨、专业、耐心、精益求精，历时数十年打造匠心产品，让世界爱上中国制造。

这些成功者，无不因简单的热爱而倾心投入。后来的采访报道只是意外，出名更不在计划中。

谁说，那个心无旁骛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



张桂铭画室的机密

◆ 杨建勇

今年是张桂铭先生80诞辰，斯人业已远行，但其艺术对后人的影响才刚刚开始。许多年前大学课堂偶尔会请先生讲课，所以也算是认识。许多年前先生第一次画瓷，随手给我一个小花瓶，现在依旧放在我的书橱内。虽然不很熟，但对先生的画却是由衷地喜欢。今天，我们走进张桂铭的画室，尝试着从他的笔墨纸砚中找到张桂铭艺术线索的关键，对于研究者而言，细节永远是重要的。

首先让我们见识一下张桂铭的绘画工具与材料，材料对绘画的影响在当代视觉中尤为重要，材料的改变，意味着整个视觉的重新诠释。张桂铭的作品有着与众不同的色彩呈现，哪怕是简单的墨线都与寻常笔墨不一样，墨色渗化的痕迹是张桂铭视觉线索的重要辨识方式。张桂铭所用的墨并非国内常见的油烟或松烟，他更习惯用的是法国的

笔迹。同样，张桂铭在花鸟画中的绿蓝黄，也不是寻常中国画颜料，他的颜料使用很杂，多为矿石颜料。纸，综观其作品，他用的都是宣纸，极少用皮纸或其他纸张，除了一部分特创的金笺，金笺很精彩，但终究是偶尔。在张桂铭画室，我注意到先生用过的旧日记，多为锋长6-8厘米的山马笔，这类笔蓄水力较差，而艺术家又习惯于饱和，其结果就是在他的画中会常有一些不确定因素。在《夏韵》上，我们看到从起笔的饱满到收完的干涩，其过程非常短。他并非每一笔都会蘸墨，于是，笔痕间存在线条的浓淡干湿的变化，当这些散落在纸的各处的线条被填上特定的色彩之时，形成的节奏韵律就是具有其他个人特征的新水墨的气象了。

以草书入笔是张桂铭作品中最为精彩的部分。绘画中的线条来自于书法；老辣、厚重、苍茫，讲究线条的变化和用笔的枯

枯干润，讲究线条的韵味。但是，写一手老辣、厚重书法的张桂铭，最初却是赵字的追随者。在大学时期，他曾花了四到五年时

间临习赵孟頫，被当时教书法的老师陆维钊点评为“不俗”，而其草书的底子来源于怀素和尚以及现代的林散之。

张桂铭视觉最大亮点是构成图式以及色彩亮丽。关于构图，他并不忌讳受过民间花布启发，还有万花筒、木板年画等影响。这些中国元素很早就融入他的图式中。

张桂铭绘画重点是将平面构成的图式完美地运用于视觉。平面构成图式意味着跳出写实主义法则，进入充分发挥想象的世界。在新结构里，形象被简化，被弱几何化了，但仍可以清楚辨认。构图上看似毫无关联的笔痕与色块，存在着很深的米罗意味。关于米罗，张桂铭曾明确否认，但表示“对马蒂斯印象更深”。纽约的商业橱窗的色彩关系以及马蒂斯的线条节奏，确实对张式构图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张桂铭对纽约梅西百货的橱窗特别感兴趣，曾经连续几次都在那里喝咖啡闲聊，而且一坐便是一下午，那些橱窗模特穿着的色彩非常鲜亮，这一点与艺术家的色彩思路一致。



他唤起我们沉默的力量

◆ 鲍明源

笔下的一些人物穿着破旧，但他们神情中都有我们的神情，忻东旺重点描绘了当代人所具备的内在精神，以致他笔下的人物都在用自己的力量来拥抱受过

的冲击和伤害。普通人的题材只是忻东旺创作的入口，而出口就是人性的深度、精神关怀和情感表达。忻东旺画画的时候要和人唠嗑，他说最后要形成一个“立意”，东旺像一个小说家一样，有了立意后才能动笔。这立意抓取的是什么呢？是人物的内心。优秀的小说家一定会从中发现悖论、冲突、矛盾、张力，从中形成故事，而忻东旺正是从矛盾中进入绘画的。细节是一个作家的良心，没有细节的创作、绘画和叙事都是虚假的、观念的和图解的。忻东旺画的静物画被称为“水果肖像”，在他笔

下，胖瘦的、干瘪的白菜也具有人的特质：三棵白菜是一家人，两棵是夫妻。忻东旺的夫人张宏芳对此解释道：“东旺说他画任何的东西都是当作人来画的，他体会的是生命的体系，它的成长和枯萎的过程，他是在画一种生命感，他以中国花鸟画的意境来画静物，主观过滤掉光影和现象的变化”。

什么是艺术家最难处理的问题？忻东旺的作品为何如此动人？在中国的传统里，诗史可以互证，历史、诗歌和绘画都是一体的。忻东旺的创作把各种复杂的表情和感受凝聚在一起并固定下来，具有一种唤起我们的沉默的力量。

他心里有我们，我们心里可能达不到他的广度和高度，但是他一定是把我们包含在内的。

武生也要能张嘴

◆ 刘翼达

武生之于京剧，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它让京剧变得“好看”，而这一切，全靠演员的扎实功底。一旦疏于练功，台上的精彩就会打折。已故著名武生王金璐先生终身练功，可谓鞠躬尽瘁。60多岁的时候，还演极具挑战的《挑滑车》。据他弟子回忆，“到了80岁高龄的时候，他还举办了从艺70周年专场。我们这些徒弟和他一起演出了《长坂坡》《汉津口》《八蜡庙》等戏，他让业内人士非常吃惊。他的腿功、抢背，还能做出来。”

现在的京剧舞台上，我们很少可以看到精彩的武戏，这是一个很大缺憾。“武生大王”奚中路就曾感慨于“没有舞台”，在“没戏”的日子里，奚中路不论冬寒夏暑，依然天天到排练厅“报到”，即便大年三十也不例外。他说，“唱武生的不容易，盖叫天说唱武生的必须天天练功，练功重如泰山！”——偶像的一句话，奚中路就这样坚持了几十年！吃饭的时候压腿，刷牙的时候压腿，看电视的时候压腿，没事有事都压腿，“武生没有两条腿站着的时候”，这成了奚中路的座右铭。而王金璐的座右铭更是铿锵有力：“武戏演员，死也要死在舞台上。”

究竟是优秀的武生匮乏导致了武戏的缺乏，还是相反相成的原因，总之我们有“京剧缺一个角”的遗憾。深究其因，可能受到整个娱乐氛围的影响，演艺界越来越重视“偶像包装”，重视种种“出镜”机会，形成“重脸蛋身材，轻演技功底”的不良风气。反映到京剧舞台上，“轻装上

最后我想说，“泰斗”与否则，并不重要。据说有戏迷较真，说王金璐跟杨小楼那代人比起来，算不得“武生泰斗”。其实老爷子才不在乎什么泰斗不泰斗。

“我哪是什么泰斗，充其量就是个装粮食的大斗，把肚子里的这点玩意儿都掏出来给徒弟们，也就不错了。”——光凭他的这个潇洒气度，就离“泰斗”不远了。